



跋洛陽伽藍記後

川本無

大觀
招錄
西
歸
子
書

大觀二年三月二日緣檄行洛陰縣城隍於此禪寺
初校一過四月七日於東齋再校竟政和六年二月
十二日丙戌於揚州南門舟中讀一過大觀戊子歲
寫此書時題字俯仰八載矣長睿父書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張彥遠論畫以爲上古意簡而蹟淡近代煥爛而求
全故以氣韻生動爲先經營位置爲下予嘗考其語
以謂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
顏光祿則如鋪錦列繡瑀績滿眼自然之與瑀績蓋

不啻霄壤今觀唐人遺迹薛稷以羽毛聞然格遠而筆弱蕭悅以竹聞然筆勁而乏韻二子之畫但專萃精于一猶不得其全况梅竹集羽並秀筆端趣間韻遠若師純公此畫真可尚已意其移是意於文則謝客之吐言天拔詎足多慕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會稽黃某觀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真靖陳尊師所書卽此也而流俗誤錄著故相國舒王

集中且多舛迕今此本旣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風槩殊可珍也政和六年秋於山陽從慎漢公借覽并觀漢公題後行間茂密勁古可喜此經蓋真靖頃遺漢公者是時漢公甫八歲尔真靖已稱其喜學鍾王遺法以神童目之因贈此以結忘年友宜其書之工如此漢公學行高士林間又博貫藥經壺史多與方外士游不特其書可賞云九月十六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清虛館者梁天監中京兆杜曇永於廬陵玉笥山建

之以栖遁而蕭侍中子雲景喬裔孫律守虔州重刻
茲記而書其後引玉笥山實錄以爲景喬自嶺南使
還登此山師曇永而道成上帝賜之玉冊以爲元州
長史治郁木福庭舉族八十二人皆仙去又於碑書
景喬之官乃曰黃門侍郎太子司徒左長史按梁初
景喬自太子舍人移丹陽郡丞出爲臨川內史還除
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又出爲東陽太守太清元
年復爲侍中及祭酒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於
顯雲寺僧房年六十有三與玉笥山錄所載乖異亦
猶漢史淮南王安自殺而仙史謂其盡室上賓者同

也然方外之事固不可以常理測景喬仙去之事道
家書載之甚著唐世亦有遇之于茲山者第恐其餒
卒晉陵道家所謂解化猶託劔驗火之類也至于山
錄稱其常使嶺南及爲黃門侍郎太子司徒長史則
誤蓋攷之于傳景喬第常爲太子舍人爲侍中爲臨
川爲東陽未始位黃門及長史并使嶺表也然予嘗
見子雲啓事梁武稱侍中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傳
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容有舛漏但太子官屬初
無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景喬文詞雖六朝駢儷
體故自清靡可喜要不失爲佳文至律所刻玉笥上

三民書苑卷之一
四十一
清宮碑題云杜曇永撰則詞格淺俚與景喬所製不
侔然亦非當時語殆唐末五代人所為假託杜君耳
清虛碑但云杜君為豫章王左常侍耳而上清碑末
題云天監十五年立至題杜君之官則云禮部侍郎
翰林學士其不稽古甚矣若律者其陋至此得無愧
厥祖乎獨其能傳景喬之文於后及立祠室為可取
又所題碑後詞致一作凡近弗倫予頗為刪易并錄
二碑及南史景喬傳並寘右方便觀者有考焉第律
重刻清虛碑字甚惡故但錄其文耳古樓觀之觀乃
謂之觀而道家居皆目以館若宋崇虛館梁朱陽館

為陶隱
居置
之類甚眾至近古乃以館為觀蓋亦取仙人
樓居之義因辯此碑聊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
九月二十一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倬越可喜嘗與張希復輩敖
上都寺麗事為令以段該悉內典請其獨徵皆事新
對切今觀靖居碑亦畫上人以其博涉三學故諉錄
寺讚也文傷太擁釀要為不凡雖奇澀不至若樊紹
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
吾長史顏稷所書殊有楷法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

三氏書苑 卷之一
之際故一作固弗多得云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黃某
長睿父於楚栖鳳堂書

跋章草彌陀經後 川本無

黃某伏遇先大父大資政特進遠忌之辰謹自恭書
佛說阿彌陀經一卷仰申追報伏願乘此尊經妙力
超生極樂淨方一切有情並同今願政和六年九月
二十三日謹題

跋所書十七帖後

逸少十七帖書中龍也張彥遠以為王草中烜一作
赫著名帖信然僕得善本每喜臨學此卷雖不足以

追蹤遐軌故自有合作者信筆偶書不暇擇紙尚不
愧裴行儉云黃長睿父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十月
十八日於山陽栖鳳堂書

跋古文韻後

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繼所
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彝鼎器款識及周鼓
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有合古者益之
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書者多有譌舛亦藏
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辯之十一月丙申于山陽栖
鳳堂親寫十二月丙戌於廣陵瓜步舟中記之雲林

子書

跋黃庭內景經後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真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真經授弟子琅邪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書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魏傳青籙文所謂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脩玉文黃庭內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心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仙去大傳于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爲前以通爲遍以胥爲骨以飛爲緋此例甚衆惟華陽登真隱訣所載乃楊

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叅讐衆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真語云政和七年歲在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某於丹陽東齊書

跋楊少師書跡年譜後

川本無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觀景度諸帖聊次其歲月先後及記其書迹所在以備考證云武陽黃某書

跋鍾繇賀捷表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爲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

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于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
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靡陂而曹仁等破
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啓不書年
此二事可疑今按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
上書以討羽自効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徐晃攻羽
破之羽走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
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志稱十月自洛
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
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
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表中刃者正

是也征南將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
所書正合非偽也蓋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破羽非
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致疑
又按古人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與箋啓異其稱
年無疑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與閏
十月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
謂南皮郡也東武亭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讀爲
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殊而其
體小異不同蓋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年五月十
三日

同前此篇與前小異故兩存之

今攷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効閏月王乃南征未至徐晃攻羽破走之王軍靡波至正月始還而權傳羽首至洛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操以閏十月南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繇表所謂踐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此繇表所謂征南將軍即權耳其曰天刃者謂羽為晃破雖未即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繇以閏十

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之破羽也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偽明甚又按古人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琨上晉元帝表稱建興元年是也文忠謂古人表不書年者其未之考乎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閏十月表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或讀為蕃鎮之蕃誤矣

跋章草雞林紙卷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陽城南第暴舊書

得此鷄林小紙一卷已為人以鄭衛辭書盈軸矣竊
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尚可作字因以索靖
體書章草急就一卷藏于家運筆結字頗合作庶幾
顏文忠牒背書藁舊事川本無此二字云紙凡十二枚共二
千一百五十字武陽黃某長睿父書

跋草書洛神賦後

此賦草書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頗
似智永疑其遺跡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無疑矣
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子敬
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為蔡邕書豈盡中郎筆迹哉

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為佳政和七年六月六
日黃某長孺父書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碑帖中有此帖
甚著于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
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役兵于
山間斲石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若碑板然視之
有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緣何
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亦官潯陽得此拓本陳
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

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于斯石歟意其蘊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于石間理不足怪世或以此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撫尔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真賞者自能辯之是月九日黃某長孺父于丹陽東齋書

跋王子敬帖後

袁昂論子敬書以爲河朔少年充悅沓拖此書結體正尔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木非篤論也此帖摹

傳殊逼真與官帖所錄有間矣

跋楞嚴白繖蓋後

政和丁酉歲六月於南徐州城南宅傳延慶精舍釋祖一祝本自書梵文二十二日于廣陵舟中書黃某題

跋北齊勘書圖後

僕頃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見一作審畫者主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後魏北齊間人作及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爲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間

乎宜其模矩乃尔今觀此本益知北上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跡為無疑唐閻令稱子華自象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迹信然第他本尚餘兩榻有啓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卷搯如意而沉思者數輩蓋當時畫此弗但一通也李正文上字本太祖諱資暇錄謂茶托始于唐崔寧今北齊畫圖已有之則知未必始自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始于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歲八月五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楚州袞華堂觀

跋案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真知名故畫章敬寺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城南宮有楊真人降真及瓊樓仙人等畫蓋妙絕一時今世但傳其子女而已是可歎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顧陸舊法故可珍愛

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絲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難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亦謂

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于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知是詩之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于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尔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逐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

并錄于卷首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綬連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卷左以資書雋言鯖之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長孺父于山陽袞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娓娓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卽臺爲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爲此詩證但園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

川本無

謹言如在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衮華堂
觀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
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
子敬作小楷法皆出于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圓勁
淡雅字率扁而弗脩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
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賦
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

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
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
初猶尔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
人競効之遠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隋
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適媚有法今
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
古者也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
書軼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
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錄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
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他本最精善真可垂永

王氏書苑卷之十
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袞華堂觀武陽黃
長睿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沸
鑊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
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衆矣孰謂丹青爲末技歟
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書
同觀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脩時寓楚
之袞華堂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劉遵父云此書簡冊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如右
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
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文脩武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
四物外又有密蒙華詩一種先丞相文簡公荅王黃
門寄密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遠寄密蒙
華愁無內史詞兼筆爲寫真方到海涯盖謂此也然
余按今諸本並無此一種而法書要錄十七帖亦不
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有之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

其真偽姑記于此以俟後觀云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耳首楞嚴經云若諸衆生憶佛念佛見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脩念佛三昧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臥皆應意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真出世成道之要津也脩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爲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羣生爲務大光普照攝取

不舍凡存念者盡得往生其利溥哉豈特見堯於牆於羹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因思吾夫子與漢史之言與佛若合符契乃紀於此帙冀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勉諸黃某長孺謹書

跋施真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敘冠焉而陳倩所敘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也今合爲一集以雜筆三篇附于後肩吾隱豫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爲仙觀其三性銘論氣神形之

王氏書苑卷之十
指甚微真得道者之言與其詩格韻雖若淺切川本作近然時有過絕人語頗可觀覽政和丁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京路舟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獬圖後

按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獬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嗜銅鐵弗食他物昔白樂天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而贊之載于集中今觀此畫夷考其形與山海圖樂天集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迹之遺範乎政和丁酉歲十二月十日武陽黃某長孺觀于子濟之書齋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石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填郭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郭填乃造微耳

跋李西臺書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徐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固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昭弟雅善法書以此卷蘄僕諸體書聊書頃所

王氏書苑卷之十
五十四
爲歌詩數詞爲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小佳殊乏
劣深愧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魏晉餘韻庶幾
真賞之擊節云子昭復欲漢碑字及鍾鼎古文二種
因附卷末蓋曲終奏雅之義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官
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侍郎
同平章使臣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宣宣奉
行者劉太真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還鎮鳳翔
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月鎰已罷相

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杞在門下而中
書闕真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而注使字也泚鎰
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宣也以鎰之忠蓋而
棄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賊而位三公德宗建中
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尺素耳興衰之迹固已具
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黃長睿觀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
髯者乃恕先自寫真也黃其書

跋孔穎達碑後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冲遠之沒乃後伯施
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法者書耶然筆勢適媚亦自
可珍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
故字無鋒穎若拙筆書昧者從而斲之深可一笑

跋瘞鶴銘後

卽資政考次銘
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元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
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
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尔而歐陽文忠集古錄謂

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故獨爲
多矣盖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盖六十
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
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鶯經京口新傳瘞鶴
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
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
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
真誥但云巳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尔今此銘
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
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

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
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十三
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
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
效陶書故題于石側也或以銘卽瓚書誤矣王逸少
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
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
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
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巳自稱真逸也又未官于
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

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溫像後人略其傳書于卷尾予旣搨此
畫未暇寫傳聊尔存于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觀其
書但哀萃傳記殊無矜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是然
以帝子之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纂述殆二百卷
勤博至斯自可賞慕至于忿狷忌前揚伉儷之惡尋
闕伯之兵以至守株延敵自忘其國深可嗟慨長睿

父書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詎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真賞未易遽識也長睿父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爲功不若命今昔所同知也故耆艾夭折豐泰隄窮運于冥冥契于昭昭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謂天命者不大

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莽渺昏默實難稽揆豈非俾人懋德勤行兢時赴功兢業惕厲以自克耶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措而不修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今以陳文惠公與烏君窮達之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

仁宗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考慎輔相類得賢傑以啓治功文惠公其人矣迹其興韋布位鼎司植志持身蓄德惇義蓋非恃命之自尔者則日者之言雖可諶公之爲善亦不怠天人力命相須以行此其遺風所以想見于後世也故待烏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

王氏書苑卷之十
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抑時人詭躁之求論是文則淳深雅淡可以聞其言而知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適婉可以見其迹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覲公之容承公之音卽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川本無

此冊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偶尋繹而三人已爲鬼錄撫卷慨然謂李富國宗儒范之彥邦直楊達夷甫楊最好事此其書也長水紙爲物至微而易得楊欲得再三言之豈索于愛者也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奉使巴夔遂沒不返觀

此書已爲陳迹矣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峻

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卽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易識耳非古說也

黃庭經此特梁丘子注尔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虛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脩靜東晉道士隱廬山

葛仙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綱論此前已有所謂真綱論卽此蓋避聖祖名

三茅君內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蓋宣鑒禪師乃

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踈繆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興于西域自漢末始流于中國非

漢末

文選按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爲注非是

中書省試題詠詩若集中純載詩卽不可謂之詩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酈炎集當在前

蔡融來朋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爲尔於質論前作得一小

序子卽此論也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殊不類隸董云集古錄以爲文翁學生予云嘗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書志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

擊節此言以爲辨正精詳又問予云周公禮殿記云
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
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記中
文君乃此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成臯
令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紀
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嗣予又
云備員秘館累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書異傳甚富
令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出省後予嘗侵晚
而歸董云異書不可不看迨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
以平日所疑故事因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

覺進信知書不負人也所恨未嘗獲覩太清樓書予
又論集古錄有踈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
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
知是何名號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
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
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五千則置
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尔
盖鄉吏之名號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同者多如
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元注云州苞
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梁又如屬國都尉王君碑道

元注云蜀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彥遠云恐忘記遂盡錄去

論靈臺碑

集古錄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又按水經注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茲欲人不知名曰靈臺以二事證之堯與堯母葬處明白若此集古又云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予攷成陽與

城陽自別成陽縣屬濟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封之國名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生伊堯其事神異不可測集古又云廷尉某姓名摩滅予按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屋三十餘而靈臺碑中有云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椽輔助仲君故知仲定無疑大凡考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踈略歐陽公集古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跂及然大要在考校而非所長是可歎也

川本自大凡至歎也無此五十四字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王氏書考卷之一
謹按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玉輅建太常金路建大旂
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司常九旗
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
蛇爲旐今以五路所建儷之太常大旂已著其名攷
其餘者大赤蓋旟也大白蓋旗也大麾蓋旐也何以
知之以所飾之物辨之而知之龍位東故旐之色宜
青鳥隼位南故旟之色當赤熊虎位西故旗之色當
白龜蛇位北故旐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
大赤大白之爲旟與旗也蓋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旐
者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言

之皆互相見也於玉路言常金路言旐則象爲旐可
知矣於象路言大赤革路言大白則玉路所建之常
爲黃金路所建之旐爲青木路所建之旐爲黑可知
矣而先儒乃謂大赤爲通帛之旐以大白爲商之色
大麾不在九旗之數而以九旗之帛皆用絳悉非也
至于後世玉輅以青爲飾金路以赤革路爲黃象路
以白皆無經據失之遠矣獨木路用北方之色偶合
經旨焉然日月爲常日月麗乎天天玄而地黃則太
常之色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而所出則地車
者王之待以載也車之所建爲出地之象不亦可乎

又王之袞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之色而衣之章有山焉山麗于地矣今纁山于色玄之衣亦無害于義則飾日月于色黃之太常復何疑哉蓋巾車諸路之序金象革木相次則青赤白黑四方之色各以其序而具矣由是觀之則太常之色非黃而何

校定楚詞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名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脩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于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

為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効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此只美許蹇紛佗祭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越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

王氏書苑卷之十
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子
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某
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
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
者皆兩出之按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
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楊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
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
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
之體駢列于卷尾不冠于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
史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

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
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
誦柳柳州于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弘傑異
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
所對別附于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
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
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于屈原行之
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謂僕可得而
略之也政和初元七月初吉武陽黃某長睿父書

校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焦延壽
 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為決以羊為年
 如此者眾校讐已定又若喜或為嘉鶴或為鵲義可
 兩存皆並著可繕寫川本無六字今存之焦延壽者字贛梁人
 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為郡
 吏察舉補令小黃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
 遷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于小黃其說長于災
 變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
 十四為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法凡每筮得
 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之卦以占吉凶林或卦爻

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于漢
 書京房傳所謂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
 日六十四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為監司此法但以
 風雨寒溫為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卦事所謂辛酉太
 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
 壽占災祥之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
 二術而一之而于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
 凶謬託燕薊士之祕法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法分
 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
 乃知林自林直日災祥之法自直日災祥之法二者

雖皆本于易同出于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朝有王似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也若以直日之法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以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可以不辨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于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淡雅頗有可觀謹第錄上

校定師春書後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師春五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爲曹以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擄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雜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

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
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
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
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
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
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
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
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
寶器有宋公繇餗鼎稽之此書繇乃宋景公名與鼎
銘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

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第錄上



附錄

太傅大丞相李序校定杜工部公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叅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秘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叅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亡

聊一寓于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
工逮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犁然
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
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
作行于世者既未爲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
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舄者不可勝數長睿
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
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
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
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黃

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而有功
于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
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
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
矣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
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而不可已者與陽
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殆爲詩所掩者故
邪嘗一臠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
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
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武陽

李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秘書郎黃長睿雙鈎所摹于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于今者大抵皆無復真蹟流傳騰揭既多僅見其點畫爾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剽剝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于世閩無美石乃使以版刻

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篆刻肥失真古今所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翰祭文

故秘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之英流天地間清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于沉濁神其氣形庸衆之稟麤穢悍堅不少取此寧速隕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之閱禹穴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叩琅琅含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伴非今所藏秦生小篆史蹟

既亡誰其考之匪籀與蒼夏鼎周鼓鍾罍彝觴雲繆
霞文有銘其剉剝劇莓苔發其光芒顧邈冰斯往慕
鴻荒回其筆勢與時徜徉有隸有正有行有章爲無
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旣多躬反
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洛我注受縣定交之素得于
未見我來在朝莫識其面子力我譚公卿異觀接武
石渠羣英絢練視子所厚莫如我睠孰云天禍若水
之游弔子于廬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我願臥疾
幾時作此奇變音容俛仰一絕如電抑哀紬文侑此
薄薦懷辭欲陳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尚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

祕書丹旒返旅殯向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古長
交情惟太史傳業冀諸郎誰與銘泉壤臨文泪數行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郎黃公
墓志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西路安撫
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
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李綱撰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居閩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段氏封河南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武騎尉賜緋妣王氏封僊源縣君繼李氏封真寧縣君任氏封華容縣君後改封孺人再封安人會稽公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爲名臣公其適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講論經史公退與他兒言無

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爲假承務郎嘗夢孔爵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爲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衛國公李公夔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爲外伯父儒學聞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積文根柢淵源益臻壺奧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畯校藝屢占優等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宗升遐徽宗亮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攄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公薨公以毀

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銓試第一人調磁州司戶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除服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辨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游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保華國公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蓋留者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

秩尋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主管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除祕書省校書郎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再遷祕書郎在館踰再考丁奉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真寧華容君復相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劇釋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蓋如昔也復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實政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四十公遭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以述見聞及家世歸依之意甚詳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向修念佛三昧

而逝家無貲盈篋筍者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明閎遠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強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窓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度程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秦漢鍾鼎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辯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常天下

承平無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考訂真贋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尤富古器說悉載博古圖地志說見于九域圖志皆藏之御府副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楊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

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
博求古法書命翰林侍書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
僞龐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
正行草隸皆精絕初倣歐虞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
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嗚呼昔之所謂
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
當之公亦好道家之言自別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
至京師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
翰覺而書之冊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
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

磁州法掾六遷至祕書郎以長子陞朝列追贈左朝
請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
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太安人男二人長曰詔
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事次曰訥右從事郎福建
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女一人適宣教郎江南西
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鄒栩孫男三人同寅
惟寅見寅孫女四人惟公之歿以宣和五年十月十
八日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十有七
年方葬時詔訥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
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于中表姻婭公相與甚厚

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得辭銘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其秀
瑞時以生岐疑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冰清
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
休有俊聲來游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靡此好爵
筮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
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
沉酣耽玩心醉于學根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
詩句清新人皆窘束我獨齎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
夏鼎周鼓鍾鏗彝尊雲雷刻畫及以繆文銘章欵識

研究本根洞視千古別其贗真下逮小學訂正精明
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有隸有章有行鸞翔鵠跂
爲無不能兼資數器以大其名身返不昌遽速殞零
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白玉樓成
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間夢幻孰非顛倒
壽夭升沉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旣安宅兆十有七年
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古之告

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作亭甲午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作寥廓邪奚奪闕三字遽也

廼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我竹

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余無言欲爾闕五去鼓雷門二字

闕一字表留闕二字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解化闕五入此字不全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局右

害井又闕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二字但止于此未

可知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東觀餘論不載今附于後

訥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

美集二十三卷槧本流傳暨任帥司屬官已後開刻

校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黃庭內景經摹勒索

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以先人所著法帖刊誤

祕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

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于建安漕司先世遺書遂行

於右文之旦為時而出豈特家世之幸紹興丁卯春

正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

訥書

川本云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跋師春書

後一篇後已有校定師春書序又跋于祿碑後

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

雲林子妙于考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莊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人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

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欵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蹟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踈略又謂歐陽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狀州彘易惠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旣全取狀州彘三字又移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狀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

未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礬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
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
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
書太極殿傍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
飾掾頭如孟子之言櫜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
云頓乏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
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
特稱于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百年之前似難以此
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
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艸部不得爲

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
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願好之不
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
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寂之類尚衆此旣
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
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 年四明樓鑰書于攻媿
齋

王氏書苑
卷之十

十一



